

观念创新才能画出时代精品

◆ 林明杰

★ 林距离

上海市美术精品创作会议日前召开,不由令人再次思考如何才能创造出时代精品。

回望世界美术史,能在历史上站得住的艺术精品,无不是艺术家在新的时代环境中,以新的观念在形式、理念、技术、材料、传播途径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

我们不妨设想,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如果继续沿用中世纪宗教题材绘画的形式和理念进行创作,纵然他们的作品遍布所有教堂,能起到推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作用吗?能推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吗?正是由于他们痛感中世纪宗教对人性的禁锢,以新的视角和技巧来进行造型创作,展示了真善美之人体和人性,才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共鸣,令人性的光芒突破中世纪的黑暗而绽放,推动了社会进步,他们的作品也就成了时代的精品。

早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的宋代文人画运动也是如此。它在人类艺术史上最早使绘画艺术摆脱附庸和取悦权贵的工匠地位,摆脱借此谋生的窘困,成为自由表达作者个性和情怀的载体。遗憾的是,这个伟大意义至今还未得到世人的充分认知。后世大量没有创见的中国画家也以“文人画”自称,却没有思想观念的创新和突破,反而玷污了文人画的清名。

艺术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先锋探索者。陈旧的艺术观念创造不出时代精品。要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离不开观念创新和机制创新。

一、观念创新

连马云都知道,社会进步最重要的是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美术正是培养这种能力的重要途径。但我们有的艺术家不知道。他们的作品平庸保守,毫无创意,与这个时代的精彩相比,差距十万八千里。

艺术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它在人类文明史中随着时代环境的改变,承担起不同的使命。石涛所谓“笔墨当随时代”,不仅仅指笔墨形式,更是指主导笔墨的思想情感。社会环境在变,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诉求也在变。艺术归根结蒂是人类思想情感的产物。时代精品不是权威专家定的,而是人心共鸣所定。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美术作品呼应了人性突破中世纪禁欲主义牢笼的诉求;印象派艺术呼应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新阶层追求个性自由权利的诉求;法国现实主义画家们,更像是记者那样描绘了普通劳动者的艰辛,唤起社会的同情……艺术家必须有极为敏锐的情感嗅觉,极其饱满的人文情怀,来感受时代的变幻给人们带来的喜怒哀乐,突破禁忌,追求自由、平等和真善美。

今天的中国和上海,乃世界关注之焦点,变化之剧,前所未有的。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融合的历程中,万象更新,生机活力和困难困惑并存,这样的历史条件,正是孕育伟大艺术所需要的。但我们也要看到,许多艺术家的作品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的精彩,显得平庸、冷漠、怯懦、矫情,缺乏创造力和感染力。

这个时代,人们的艺术视野空前扩展,要在这个公众“见多识广”的时代创造出让人心

悦诚服的艺术精品来,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

首先,艺术家的情感要与这个时代的人心接轨。我不由想到上海画家张晨初,在美术界他资历尚浅,但在网上很有名。这些年来,他跟踪新闻热点人物,画出他们的头像,及时发布到微博上。他所画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人们议论的焦点,正面形象和反面形象都有。渐渐的,他的画也成为人们关注、议论的焦点。

再则,要创造出以前时代没有的艺术样式。时代精品,不能局限在描绘当下时代,还要有艺术家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艺术样式。这才有有助于拓展人们的创造性思维和胸怀。

艺术还要与技术的进步相关联。没有宣纸就没有中国的大写意水墨画,没有雕塑的放大制作技术也不可能有大米开朗琪罗的《大卫》。今天的世界,包括电脑、网络等智能技术在各种新技术、新材料,为人类生活开拓了巨大的新空间,亟待艺术的“融合”,让这些新空间焕发出人性的魅力来。

二、机制创新

长期以来,美术成了一个小圈子。各种大展、评选,基本上都是一套评委班子。而且评委会成员自身也是参展参评的画家,这有悖公平原则,也容易造成“近亲繁殖”,艺术风格趋近评委画家们的爱好,艺术观念不一样的艺术家难以得到认可,不利于艺术创新的平台环境需要。这种弊端越来越被认识,有关方面也在试图完善。如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评审采用专家库方式,每次随机抽取评委,并与评委签订保密协议。这一定程度纠正了评

委成员固化以及人情关系的弊端。但这方面的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推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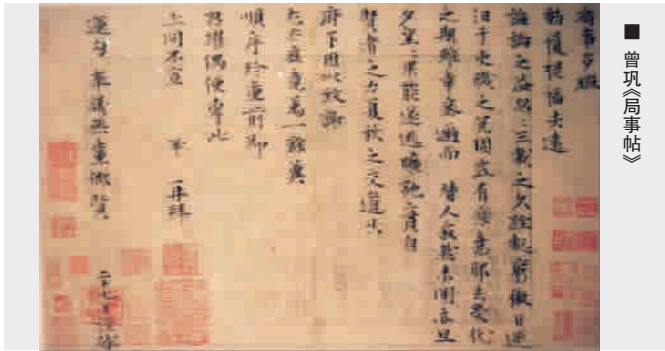
在上海美术精品会议上,看到发言名单中有两家民营艺术机构,这是一个可喜的迹象。形成多渠道、多元化的美术平台和渠道,是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不同的艺术平台和渠道,无疑为不同理念,不同背景的艺术家提供了更多的展示机会。如今,上海在做好中华艺术宫、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等国家平台的同时,积极鼓励扶持体制外的艺术机构和平台,使得上海的私营美术馆和艺博会等有了显著的发展,活力大增,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和好评。

在传播技术有了巨大进步的时代,我们更不能忘了,艺术只有在传播中才能发挥作用,时代精品无不是在传播中散发出强大感染力、影响力的。古时候,艺术的传播是人手传阅,是宗教或私人空间的传播。近现代以来,则是博物馆、沙龙、展览、报刊杂志。到了今天,除了以上这些渠道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之外,我们还要以创新思维在更广泛和有效的途径来传播艺术的影响力。如刘海粟美术馆与网络的合作,是有益的尝试。以创新思维做强做大艺术传播的平台,是造就时代精品必不可缺的要素。达芬奇创作了时代精品《蒙娜丽莎》,而《蒙娜丽莎》能在世界范围几乎家喻户晓,离不开成功的传播。

鼓励创新,完善机制和平台,是我们创造时代精品所必须做出的努力。我们具有怎样的想象力和创新思维,艺术的未来就会怎样,上海这座城市就会为艺术的未来创造出什么。

追捧宋元书画,切莫价值迷失

◆ 杨羽



曾巩《局事帖》

★ 艺语中的

在中国的绘画史上,晋唐珍品寥若晨星,宋元书画在数量上略为可观,但不少精品散失异邦:北宋的赵佶、崔白,色调沉稳,工细如生,堪称稀世之珍;南宋马远、夏珪,山水以大笔渲染,雄奇劲健,空濛迷茫;元代赵孟頫、管道升均笔法精湛。除了这些代表性人物之外,更是不少佚名画家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随着艺术品市场的成熟,不少藏家已经逐渐开始关注到宋元书画,在今年的春拍中,包括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局事帖》、南宋著名画家夏圭的《山庄暮雪图》等众多珍品露面。

越来越多的藏家进入宋元书画的收藏是件令人鼓舞的事,但我更期待藏家不仅仅是看到宋元书画巨大的投资价值而购买。

宋代的文人刚毅而又自信,果敢而多才多艺。在他们看来,文人心中有山水,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山水,在那里才是他们追求的精神世界。他们深信,自己的山水里有自己的生命,那里才是比权力和财富更高的价值所在;元代取消了画院制度,文人画注重诗书画的结合,舍形取神,简逸为上,重视情感的发挥,审美趣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体现了中国画的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

我们常说,社会上缺乏什么,才会产生对于这样东西的需求。经过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生活节奏已经加快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不少人觉得现在的24小时,只有小时候的一半,必须紧跟市场的角度,否则就会有落伍的危险,追求物质和财富似乎成了当下不少人的根本目标,我们的生活似乎只有物质可以依靠,至于精神上早已是一片荒漠,这也是的不少人开始重新思考哪里才有心中的山水,让心中的美的感悟回归自然,这是重新审视宋元书画的现实意义。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在的艺术品市场上,追求物质和财富似乎成了当下不少人的根本目标,宋元书画拍卖过程的一个个增值故事,让他们贪婪地追求着一夜暴富的美梦,其结果必然是陷于表面化、肤浅化,其结果往往是价值的迷失。

把收藏的快乐完全绑定在物质和财富上,不仅不能得到快乐,反倒折射出人的虚空和浅薄,陷入物欲的黑洞。令我们欣喜的是,在目前艺术品市场上,特别是在宋元书画的收藏中,大多数的藏家还是有着自己明确的收藏目标和价值取向。

可以流通的宋元书画遗珍,其实极为稀有了。绝大部分都已在世界各大博物馆珍藏和陈列。对于绝大多数热爱艺术家的收藏家来说,对宋元书画的热爱不在于拥有,而在于有机会亲眼目睹,心领神会。在今年的下半年,国内的收藏宋元书画大展就将在上海的一家私人美术馆举行,或许通过这场展览,能够让我们对于宋元书画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上海的客厅”在哪里? ◆ 李超

★ 都市艺梦



《良友》1935年第111期专版“决澜社第三届画展”

将美术馆比作“城市的客厅”,是足有智谋的。“客厅”之说,实际上是将美术馆视为艺术资源的平台,与城市的影响力联系在一起。有如一处大家的门面,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来往宾客自当领略“客厅”中家当和气派,其间所传递和渗透着传统、规制、文脉、基因,记忆痕迹在此聚焦,彰显经典传承。在这些艺术之物和历史之物的合成空间里,这样的“客厅”,为你营造了城市艺术的前世今生的故事情境。

很多朋友与我相同,在世界各地的诸多城市中游历,大抵是通过美术馆了解,并且接近这座城市的。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塞纳河两岸的卢浮宫、奥赛美术馆、蓬皮杜艺术中心,基本感受巴黎的城市变迁;我们也能够通过大都会和 MOMA 的博物馆之旅,领略当代世界艺术中心纽约城市发展的缩影;同样我们可以在阿姆斯特丹的皇家广场,通过伦勃朗《夜巡》和梵高《向日葵》的不同体验和比照,深切感受风车之国的都市风韵。

我曾经在许多大小不同的学术场合,呼吁上海要有这样的“客厅”。其实上海的近现代美术资源的极其丰富的,但由于长期没有定位收藏的资源管理制度,基本保持各自为政的管理模式,诸多艺术品与文献,没有整合成为有效的艺术资源,大多只能停留于本位保护的艺术遗产范围,贮藏在各自的库房,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所以从严格的意义而言,上海的“客厅”至今依然未见。虽然上海本埠有不少以城市文化历史发展为背景的名家故居、纪念馆、美术馆、博物馆,但是其只是从一个或某个局部,体现了上海艺术的历史演变的某个方面。所以,这样的“客厅”可以判断为兼融型的,或者是局部型的,所谓“未见”,是相对于整体形态的艺术作品和艺术文献的复合,是相对整体性、持久性地

依托海派艺术文脉,而进行的收藏谱系和价值评估体系的学术规划工作。

如此说来,“客厅”里存放的,和需要体验的,并不止是文化遗产,而是艺术资源。因为艺术资源是为实现艺术收藏的有效转化为知识生产和公共服务的;艺术资源是通过有效配置和运作,转化为艺术资本的文化影响力的。——因此,越是世界级的大都市,越是注重美术馆的当代转型和功能拓展。这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在上海建构这样的“客厅”任重道远。——憧憬中的“上海的客厅”,充满着上海与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前沿对话、充满着精英艺术与大众艺术的握手言欢:从土山湾到海派书画,从上海美专到决澜社,从月份牌到年连宣,这些曾经发生在上海的艺术潮流的背后,实际上是将上海的艺术资源,智慧地融入国际优质的艺术资源之中,进行双向推进的文化战略实施。

我以为,除了社会中的历史故居和美术馆以外,学院的美术馆应该有所为,应该举手担当应对上海需求,本着提升国际核心城市文化竞争力,把“上海的客厅”列入百年大计。我们可以将历史文脉的“故资源”和当代实验的“活资源”,做足文章,做好文章,保持综合学科融合跨界的优势,通过文教结合和社会协同,建构其具有浓厚国际话语身份的“上海的客厅”。其中的关键所在,是希冀在管理机制方面有所创新,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非营利机构的艺术管理模式,进行有效的国际化运营和管理。今年五月,上大美院即将举行的首届“都市艺术资本”国际论坛,正是将其议题与“上海的艺术资源保护和转化”相结合,期待对于“上海的客厅”的规划,成为一个学科建设工作中的一个热烈的话题。

“上海的客厅”在哪里?——我们拭目以待。